兩朝憲章録

兩朝憲章錄卷之十三

汝寧府光州儒

嘉靖二十九年庚戌春正月丙寅朔　上不御殿　辛卯致仕户部尚書徐問卒問武進人深沉靡靜在官所至有聲終始無玷士論尚之　二月甲寅宣府諜報虜移帳駐威寧海子已而復報虜欲寇薊州時諜報日聞邊吏諜者役報虜欲寇海西開原而朵顏諸夷又請備白馬關各傳報不一部復言諸邊各守信地以捍虜入乃將帥事今日廟謨所當先定者惟當急備薊鎮為京師屏蔽請發河間兵一枝駐密雲保定兵一枝駐通州俱聽薊州巡撫節制

其涿鹿興州等四衛亦聽其征調各隘口戍守詔如議

三月丙子大風揚塵蔽天　壬午賜唐汝楫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丙戌黃霧四塞日無光　己丑工部上會計錢粮之數計歲徵銀六十一萬二千餘兩係本年額派者歲收八十五萬三千餘兩係積年解欠及取諸事例等項者歲支九十一萬七千餘兩係一切修造支用者歲儲一百萬餘兩節慎庫貯累年用存者分為四項以獻　上留覽　四月丁未大風揚塵蔽空　五月壬午時邊報日棘西海夷窺甘涼套虜窺延固俺答小王子部落據威寧海子及開平邊外歲犯宣大

諸鎮朶顏三衛數引北虜犯廣寧遼陽騨覘白馬關及黃花鎮于是兵部條上十事一飭營關以嚴內治二飭邊鎮以固藩離三務實政以嚴邊防四廣儲蓄以實邊塞五時餉饋以安慕卒六重犒賞以激將士七開使過以策奇功八開受降以殺虜勢九激撫按以固人心十正軍法以正紀綱詔加議行 辛卯重修大明會典成 六月戊申金星晝見 戊午虜犯大同總兵張達悉所部逆戰達挺身陣前為士卒倡虜望見即縱騎圍之達殊死戰左右衝突不得出時副總兵林椿分兵擊虜零騎于彌陀山聞達被圍引兵西救虜四面騎皆會矢下如雨達竟死圍中椿亦

中流失死達陝西人目不知書然慷慨負奇節膂力絕人
平生遇敵奸離營陷陣所向有功卒以此敗然邊人至今
稱两將及王千斤之勇云　閏六月乙丑　上嘉總兵張
達副總兵林椿效忠死事贈達為左都督謚忠剛椿為都
督同知謚忠勇立祠賜祭葬廕一子為本衛指揮僉事世
襲　兵科給事中葉盛言今之譚邊事者無出修邊召募
然修邊耗費錢糧無筭而虜入不能捍禦虜退不能邀扼邊
墻果足恃乎沿邊衛所軍有定額亡者可以勾補今徒以
召募充數可乎自今請稍節修邊冗費為養軍賞軍之資
罷擺邊軍士為哨探守堡之用刑科給事中謝登之亦言

召募多遊民善逃無濟實用不若于各邊額兵清查簡練充實行伍且省募軍之費　上允之　初大同之役總督郭宗皐巡撫陳燿言張達林椿雖沒于陣而虜亦潛遁官軍被傷者少已得旨任俸既而禮科給事中鹿禹追論達効死先登全軍陷殁獨二子張世傑張世俊以血戰潰圍得全此數十年未有之大衄而宗皐等乃漫語彌縫苟逃罪譴則死何以見張達林椿生何以謝二子乞明示賞罰以昭勸戒　上覽禹奏喜其公明正直詔達二子同蔭命錦衣衛械繫宗皐燿各杖于廷燿死杖下宗皐謫戍邊衛

臣按嘉靖庚戌各虜犯邊非庸庸之臣可任總督之

權者也全軍盡沒而謂被傷者少張達林椿之死戰曾不聞發兵督救唐禹劾之則忠魂可表失事已懲矣然臣以為不若胡賓先見猶勝於唐禹爲當其鎮守薊州已及半年而猾寇憑陵蕩無捍禦賓以為此而不治後將何懲脫有蹉虞悔將何及使本兵能聽則郭宗皐之大同不復再命而張林之名將不至隕身矣柰何賓有曲突徙薪之謀而不用至于立祠蔭子竟何補哉

甲戌以大同督撫官欽起復丁憂兵部尚書翁萬達總督宣大召用閒住都御史趙錦巡撫大同　七月己亥順天

巡撫王汝孝奏薊鎮邊外夷入犯斬首一百二十一級今
褒賞有功邊軍兵部言宜令覈實是舉也汝孝憤孛顏三
衛諸夷索賞無厭嘗出境撲殺之諸夷以此蓄怨數入犯
邊及再失利而去遂通迤北大虜至八月中由古北口潰
墻而入蓋諸夷為之鄉導云　辛丑瓊州府黎賊那燕等
攻圍城邑是歲三月中總兵陳圭提督歐陽必進督兵進
勦前後斬賊五千餘夥俘獲一千餘口招撫三千餘口
上嘉其功命歲加圭祿米四十石蔭一子錦衣百戶必進
蔭一子為國子生　癸卯調戶部尚書潘潢于南京改刑
部尚書李士翱為戶部尚書　丙午禮部尚書盛端明卒

端明頗有才名晚歲乃以方術致崇顯為士論所鄙

臣按大臣以道事君方術所當闢也是時　世廟修
玄盛端明與顧可學皆以此崇顯可學燒煉服食一
異端耳何足置之齒頰端明內不自安汲汲引去猶
為知耻孰與熊浹諫仙箕乎一時雖致仕當羞然表
表風節世所欽仰卒贈少保謚恭肅視可學端明為
沒世笑豈持膏壤哉

戊申虜因俺答脫脫辛愛等自威寧海子移住斷頭山并
調集套虜聚衆十餘萬謀深入關南宣大守臣以聞八
月辛酉俺答糾合套虜諸部大舉入冦至獨石邊外駐金

守河 乙丑命東廳叅將吳尚賢西廳叅將梁臣領兵二
枝一駐密雲一駐懷来援宣薊二鎮 癸酉虜犯宣府不
得入遂引而東大同總兵仇鸞帥所部軍至居庸關南馳
奏虜騎日東將窺薊鎮臣以便宜應援或隨賊搏戰或徑
趋通州防守京師詔 上所命巡撫王汝孝駐薊州誤信
諜報言虜向西北請亟止仇鸞勿東還遣大同本兵亦以
為然 上命鸞暫駐居庸待薊州報緩乃回鎮及興州報
至遂詔鸞留壁居庸聞警入援 已丑虜循潮河川南下
至古北口遂擁衆薄關城總兵羅希韓遊擊許崇德拒之不
能卻 丁丑虜攻古北口巡撫王汝孝帥薊鎮諸將兵禦

之虜引滿內向以綴我師而別從間道至黃榆溝等處拆
墻而入汝孝兵大潰虜遂由密雲轉掠懷柔至順義城下
圍之聞保定兵駐城中乃解圍而南　戊寅虜至通州以
白河沮之不得渡乃駐營河東岸孤山一帶分掠密雲懷
柔三河昌平各州縣京師戒嚴詔大同總兵仇鸞引兵發
居庸亟前禦虜徵薊鎮諸路及河南山東兵入援禮部尚
書徐階奏京師之兵多不習戰統領勳貴又不知兵今繫
獄將官戴綸李珍麻隆曹鎮歐陽安素歷邊疆咸著謀勇
乞如張達等例釋而用之授以兵馬必能出力以報必死
之恩在外緣事有名將官遼東有劉大章周益昌陝西有

時陝雖去京稍遠亦皆赦宥召用此則兵部拘泥常格而不敢用者關廂居民一聞虜警必奔走入城宜令兵部同錦衣衛五城御史加意安插內有驍勇可用者即召募為兵既可充實行伍而亦弭亂一端也又聞兵部欲發兵城外劄營蓋為捍護關廂之計但恐京軍見敵輙走反擾民心而關廂竟不能捍護宜亟召仇鸞兵入衛令熱劄城外劄營諸軍大約以大同人馬為京師先鋒以京師人馬助大同人馬聲勢相倚庶兩有所恃而不恐此又兵部慮所未及者 上深嘉納之俱如議

臣按選將用兵法亦何常如云敗軍之將不可以語

勇然亦有因敗以為功者如孟明之三敗是也京軍
居民可用以為守然擇驍勇而善用之亦可資禦敵
之勢虜至通州昌平逼近京邑當時為本兵者未聞
畫策出奇徐階以禮部而任事如繫獄緣事之將無
論遠近或釋之或宥之則安知無古之孟明今之張
達乎居民驍勇入城苟無所給則易與為亂而京軍
懦怯出戰苟一或見敵則不免退縮若藉居民之驍
勇者而為兵則民皆兵也因大同之素強者而使助
則弱皆強也此其經畧所賴于徐階者不小也適今
寧夏與套虜合何異俺答而又兼以劉東陽日本兼

併朝鮮豈但浙直而又兼以關白果如徐階之命將用兵尚恐二虜逼近京畿左右不能皆得其人而況素無經畧者乎此所以抱杞人之憂也

己卯虜大衆營白河東去京近二十里仇鸞帥兵至通州列障河西時各路援兵頗集議者紛紛皆謂城外有邊軍足恃宜移京軍入備内禦尚書丁汝夔亦請量掣城外兵入營十王府慶壽寺報可　壬午虜大衆薄都城分掠西山等處總兵髙秉元等禦之不能却　上責兵部坐視不行驅勦俺荅縱所虜内官楊增持番書入城求貢　上以其書示大學士嚴嵩李本禮部尚書徐階因召對於西苑

上曰今事勢如此柰何嵩曰此搶食賊耳不足患階曰今虜在城下殺人放火豈可言是搶食正須議所以禦之之策　上顧階曰卿言是因問虜求貢書安在嵩出諸袖中　上曰此事何以應之嵩曰此禮部事階曰事雖在臣然須　皇上主張　上曰正須大家商量階曰今虜駐兵近郊而我戰守之備一無所有宜權許以款虜第恐將來要求無厭耳　上曰苟利社稷皮幣珠玉非所愛階曰止於皮幣珠玉則可矣萬一有不能從者則柰何　上悚然曰卿可謂遠慮然則當何如階請以計款之言其書皆漢文朝廷疑而不信且無臨城脅貢之禮可退出大邊外另

遣使齎番文因大同守臣爲奏事乃可從如此往反之間
四方援兵偕至我戰守有備矣　上首肯曰卿言是還出
與百官議議未定國子司業趙貞吉抗聲曰今朝廷所急
者出沈東于獄申理周尚文之功退虜易耳　上聞貞吉
言心壯之宣貞吉手疏以上貞吉請急詣諸將營中賞軍
激勵士氣仍許開損軍之令令將士人自爲戰　上覽奏
嘉之令貞吉兼監察御史令隨宜區處宣諭將士　癸未
上以丁汝夔舉措周章詰責吏部言須用曾歷邊方者
因推楊守禮劉源清許論等趣會赴京聽用　甲申禮部
尚書徐階上俺答求貢議以虜自壬寅以來無歲不求貢

市當時邊臣如總督翁萬達計以為宜因其款順而納之乃廟堂不為之主議反戮其使以挑之至于戎馬飲于郊圻腥膻聞于城闕乃詔廷臣議其許否豈不辱哉自此而後調各鎮之卒以戍薊鎮而兵愈弱為一切苟且之政以歛財供費而民愈困乃執政者猶泄泄沓沓致海內騷動幸賴 皇上威名總攬乾綱祖宗德澤固結民心致靡有他不然天下之禍可勝諱哉 通政使樊深言俺荅與寇相持日久不聞一戰此非士不用命即係主將養寇要功

上覽其奏謂深名借陳言隱攻仇鸞遂黜深為民 是日虜退白羊口 户部尚書李士翱侍郎駱顒兵部尚書

丁汝夔侍郎謝蘭工部尚書胡松侍郎孫禬各奉上裁
引罪有旨下汝夔獄仇鸞所將大同軍入援素無紀律往
往詐稱遼陽軍入民間鹵掠京軍捕而捶之繫通州獄
上謂大同軍率先赴援縱有罪出于饑疲令免窮治送鸞
收撫于是鸞兵益驕民間苦之殆甚于虜焉
臣按嚴嵩父子受仇鸞重賄使為大將不惟無退虜
之策拒虜之勇而且所統軍士素無紀律鹵掠居民
當時臺省畏嵩之勢不敢吐氣幸通政樊深奏之後
黜為民及京軍捕其詐稱者繫獄使正其罪猶可
檢制其餘顧又令免窮治送鸞收撫然則向悍而不

恣肆哉深言養寇要功臣猶以為未盡鸞也夫鸞廣
儒巽怯逗遛不進直當以失機論而不當以要功論
雖然衆不敢言而深獨言之亦足稱矣後鸞纔一逐
之不戰而潰巳且幾為所獲遇救得免則失機顯然
特深當先及之耳

初趙貞吉廷議罷謁嚴嵩嵩辭不見貞吉怒叱門者嵩大
恨仍佯薦貞吉使出城賫銀犒軍貞吉歛民居致銀仇鸞
所鸞不受虜且引去貞吉計無所出迺徧諭諸營而還比
旦復命　上以所領銀兩未見處分如何即云復命姑杖
五十降荔波縣典史貞吉舉動率易無當于事然忠憤激

烈當衆心疑懼之時扼腕危言顛沛而不悔其氣亦足云

臣按俺答臨城百官無計趙貞吉忠憤抗聲欲申周尚文之功激諸將士之氣宜 世宗心壯之而令宣諭也顧嚴嵩爲首輔不與協心謀國而乃與仇鸞塡挫沮抑諂嵩則嵩不見矣齎鸞則鸞不受矣且貞吉以翰林之官兼御史之職 上令隨宜處置而令乃將相交忌居無所定而且僦民以居矣况能行其志乎一齎銀勞軍即廷杖降級使當軍旅之任安能保首領于牖下也

丁亥鸞逐虜虜以白羊道隘恐我軍邀擊之遂掣其半由

高崖口等處半由昌平舊路出吾不意我軍東邁猝與虜遇皆不戰而潰死傷千餘人鸞幾為所獲以裨將戴綸徐仁救之得免　巳丑殺兵部尚書丁汝夔侍郎楊守謙庚寅禮部尚書徐階言近者逆胡深入郊畿按諸不任事事者固莫不震慴矣第今世論人大率重修謹夫修謹之士平時非無可稱然而循途守轍不足以應變倉卒徐言緩步不足以慷慨立功今當應變立功之秋茍付若輩是匠氏以桶為宗終于不稱而已伏覩原任都御史何棟原任副使聶豹其才識膽量迥異時流而豹守平陽禦虜已有成效獨以不能顧瞻俯仰趑趄囁嚅為世俗態是以仕

不果遂乞將二臣起用　上納之

臣按國家有事得人爲上當時嵩黨皆敗壞無耻者輩　祖宗德澤深厚　皇上深信徐階俺答臨城動中機宜社稷賴以無事于時武臣如戴綸麻隆等文臣如何棟聶豹皆得顯其才勇可以立功使任其拘攣之見或以爲有罪而棄之或以爲伉直而沮之則戴綸無以救仇鸞而何棟且無以處朶顔矣况今寧夏倭奴兩角可不法徐階乎

命商大節兼管經略京城内外　丁未薊州提督孫襘言朶顔等三衛部落日番屢賜侵噬花當脅來添貢把兒孫

深入擄掠動挾北虜以恐喝中國自胡守中撫賞過盛益驕戎心今北虜出古北口道由朶顏而佯為不知縱使深入負朝廷厚恩宜及其貢使宣示恩威俾知悔罪　上從之　甲辰詔以原任編修趙時春刑部主事申檥添註兵部專管營務　十月甲子仇鸞言京營軍止宜城守難以格戰請分遣御史四員調各邊兵赴京防秋兵部以虜情向徃不常各邊均屬重地使患在心腹則肢體固輕若藩籬盡撤則堂宇何賴莫若每鎮量調赴京餘各留駐本鎮待有警赴調　上從部議鸞固執前議部復從之是後諸邊兵益弱營將統兵在邊者皆横邊人苦之　甲戌大學

士張治卒治茶陵州人博學強識性亢爽有氣節言論侃
侃臨事不阿是時　上崇奬修輔臣悉供玄撰治殊不自
得遂悒悒疾及卒　上頗不悅詔加以中謚謚文隱隆慶
改元乃謚以文毅云
臣按　世宗好玄大臣之逢迎附和者多矣其中流
底柱亦不過熊浹張治浹諫止仙箕終于忤旨而押
回原籍當差治不自得悒悒而卒　上頗不悅謚以
文隱此非當時正直之臣乎卒之末年追悔而徐階
首輸　穆宗浹以恭肅謚治以文毅易遡解謚法據
生平之行實曰肅曰毅皆稱情矣浹與治不可以慰

九原子

辛巳刑部郎中徐學詩劾嚴嵩奸貪異常縱子世蕃縉紳無不歎憤而莫有一人敢牴牾之者誠以世蕃狡黠擅執父政凡諸司奏請涉于疑畏者必先關白而後敢聞其論嵩者嵩雖不能顯禍亦必陰中之即如給事中王燁陳塏御史謝瑜童漢臣今安在哉乞亟黜嵩父子則天下大治矣　上令鎮撫司拷訊　十一月己亥先是召起翁萬達于制中且二月餘萬達家海南以道遠未至　上遲之晏以為問嵩奏虜患在肘腋諸臣觀望恐非君命召不俟駕之義　上深然之曰古語忠則盡命又豈俟駕耶即萬達

不來不必待以王再瑞代之　己未新陞兵部右侍郎聶豹詰關陳謝時翁萬達亦至具疏自明　上曰萬達背君欺慢本當遠問念係守制姑奪職聽別用　十二月癸亥都御史商大節以新募民兵請第三等給糧隊長及授降人二石次者一石五斗又次者一石部議恐京軍援例罷之大節執奏以部所惜者財臣所惜者信始以厚招之終以薄待之是臣失信於衆兵而朝廷任臣之意亦不足以信于天下況隊長及授降人應食粮二石僅八十一人食一石五斗者一千四百餘人其二千四百餘人又俱食粮一石未必人人皆二石也且軍士世食月糧如欲比例則

平居所以養之者謂何至于民兵有事則用無事則止彼素非有尺籍于官飢寒切身則掉臂而去臣不能禁也柰何惜小費而妨大信乎　上竟從大節言　丁卯降原任兵部尚書翁萬達為本部右侍郎兼僉都御史守易州　庚午聞任廣東僉事林希元改編大學經傳定本及著四書易經存疑奏乞刊布詔焚其書下巡按問褫其冠帶為民希元同安人所著書雖間與朱傳不同亦自成一家書多可採者　庚辰虜因俺答復叩宣府邊求貢廷臣皆言虜逆天犯順法所必誅為中國計但當整師為戰守計徐察其効順果誠然後議之未晚　上然之　甲申蔭故大

同總兵張達子世俊世傑副總兵林椿子鳳騰俱為指揮
僉事世襲
嘉靖三十年辛亥春正月己丑朔 上不御殿 辛卯大
風揚塵蔽天晝晦 二月己未朔禮部尚書徐階請建儲
言 皇子年已十五選婚講學實惟其時宜先正其名號
乞容臣等遵例擇吉表請冊立 上問嚴嵩嵩亦以為言
上竟不行 甲申經畧紫荊關 兵部右侍郎翁萬達
以考察自陳不職 上謂其無奮勉効力之忠令革職閒
住 三月 壬辰虜因俺答以去冬求貢朝議不准入春
請求益數宣大督撫蘇佑以其事聞于是兵部尚書趙錦

會同仇鸞等議暫為允許　上意未決問嚴嵩嵩以一年四次每次用馬價銀十萬兩似期密而費廣且犬羊溪壑無厭將來難以阻限臣意以一年惟準二次為宜　上然之　癸卯兵部員外郎楊繼盛乞罷馬市以全國威以絕邊患其畧曰去歲胡虜猖獗　皇上赫然震怒選將練兵欲報數百萬赤子之讐而雪城下憑陵之恥此神人所以共奮也適者逆臣集議乃許暫開馬市臣請陳其不可者有十一曰忘天下之大讐謂虜辱我如是而反與之和則何以上觧列祖之怒下舒百姓之恨二曰失天下之大信謂　皇上屢下北伐之命而一旦改為和議三曰損國家

之大威謂堂堂天朝而下與犬羊為市則冠履倒置四曰厭豪傑效用之志謂豪傑憤憾思與逆賊決一死戰而聞馬市既開則義氣一散不可復振五曰懈天下敢死修武之心謂虜變之後天下頗講習武事今和市既成則封守日遺將士日偷六曰開邊方交虜之門謂以後私通者皆以互市為辭將勾引為禍莫可誰何七曰啓百姓不靖之漸謂天下有思亂之心特畏威而不敢動今知兵威不足以制虜即群起為盜孰能難之八曰長胡虜輕中國之心謂去歲胡虜深入猶以我倉卒無備今調兵已半年而竟許和市則輕中國矣九曰墮胡虜狡猾之計謂我載金帛至

彼彼或遠約不來未可知也或因互市而斬関以入或今日互市而明日入寇或遣衆入寇而駕言別部落皆未可知也或以羸馬而過索重價或以市馬而過邀重賞或別有分外不堪之求又未可知也是我不能羈縻乎彼而彼反得以愚弄乎我矣十曰不為國家深長之慮謂歲費數十萬得馬數萬足互市不已則虜馬日少而我財亦乏計将安出其為此議以欺 陛下者其說有五謬一謂虜至無厭萬一不能盡如其意勢必敗盟則彼之入寇為有名而我之不應其求為失信市馬小利曾足以羈縻之乎二謂方今缺馬正欲市馬不知互市可無事則又安用馬况

虜安肯以良馬予我乎三謂暫許馬市以結其心漸將通
貢以為求利不知市馬我猶得以少償其價貢則徒手取
重利矣四謂虜旣利我彼必不失不知市馬之利不足盡
供其衆不足則小信安肯守乎吾恐覊縻不過二三年耳
何以善後五謂勞師動衆孰若暫開馬市不知損威養寇
壞天下事必自此始矣疏入　上謂阻撓邊機搖惑人心
令錦衣杖而訊之黜爲狄道典史
臣按北虜雖犬羊然未嘗不憚中國之有人虜置之
有法乃俺答議貢則殺使者而以首功報朶顏索賞
則殺虜衆而以捷報聞此其挑禍速怨罪在邊臣矣

當時總督如翁萬達謀勇兼全嘗有亟正典法榜之塞上之蹝而總兵周尚文所向無敵又為虜中所服為本兵者曾不為　世廟力揚勳業亦巳矣逈于尚文之歿也不勤功賜謚萬達之遅也則貶爵削籍將士聞之誰不解體即有一曾銑敢于任事而夏言主之且就首戮馬至于事弗獲巳則今日捐數十萬以修堡明日出數十萬以市馬曾不正挑禍速怨之罪又不録弘勳偉績之人賞罰無章皆賊嵩之蒙蔽也噫國有賊首則賊安得不入繼盛十不可五謬之說深中其奸又奚惑乎杖訊而加誅哉

四月庚午御史喻時言 陛下俯俞邊臣之議開通馬市盖將溥遂省鼠之欲以飭我内治即兵法以利動之之微意非弭胡之長策也是在奉行者豫為之經理焉耳乃兵部侍郎史道御恩而往已逾旬月各鎮邊防尚未聞經理如邊城以資衛守今薊州紫荊關等處形勢如故官兵以集武藝今京營卒伍不可輕用挑選邊士不可久屯錢粮以贍軍餉今或軍之所聚尚未給或粮之所聚尚未發器械以壯兵威今或虛額而未盈其數或濫作而未極其工夫虜情詭秘無事而戒備不容暫弛故不當問其市之開與不開而惟重我之戒嚴不當究虜之誠與未誠而惟專

我之備禦乞勅兵部嚴行各鎮巡官作速經理庶可仰贊

皇上憂國憂天下之心矣兵部議如其言　壬午經畧

京城商大節奏京城防守官軍爲仇鸞分調住劄恐奸宄

乘虛則倉卒難爲捍禦宜勅兵部詳議　上怒其推奸避

難詔錦衣杖訊法司以失事軍機律斬嚴嵩以本犯雖涉

推避實非臨陣失機之比宜姑發極邊充戍不聽　丙戌

開馬市於大同鎮羗堡俺答與子脫脫等共易馬二千七

百餘疋　五月　丙辰兵部覆給事中朱伯辰奏謂薊州

猶門户京師猶堂室今以大將統兵數萬株守京師待其

既入而後截殺則舍門户而守堂室非計之得也宜將寧

夏固原邊兵各一枝調發薊州與先調京兵三枝保定兵
二枝遼東兵二枝俱聽總督何棟隨宜分布遇警調遣得
旨各邊兵馬業已調遣入護玆所議各鎮原兵第令近者
聞報啓行陜西道遠不必調發　六月　庚申初大同馬
市甫畢隨有虜騎犯左衛者原中國妖逆蕭芹喬源持白
蓮教出入虜地為奸其黨無慮百十人散虜諸營帳恐虜
與中國通不利于已乃賄俺荅左右俺荅為其所恐侍郎
史道密緃跡之執五十餘人并執芹源等妻子索芹源于
虜請試其喝城不效則執以與我會有旨命遍歷延寧經
理市事道以事聞請百方搆取妖賊無使留虜中以養後

悳仇鸞言當重爲賞格縛斧源獻者予百金餘三十金上
皆允行之　癸未嚴嵩言仇鸞因達賊約會入冦欲自領
京兵及民兵以迎戰却將邉兵分遣出外地以待零賊則
慣經戰陣能衛京師者而反置之無用臣等莫諭其意云
何也又欲聚民間大車載棋杪及許軍馬食民食與古名
將擅取民一物者即殺以狥殊不類伏乞　聖裁報聞
七月　丁亥禮部尚書徐階言仇鸞調邉兵分布于外而
京城列營者惟京軍班軍不知此屬僅可居守未能出戰
去秋虜薄城下莫敢發一矢虜所以肆然無忌也及今不
一創之虜患寧有既乎臣聞各虜勇敢之夫有自備戰馬

我詣赴京報效者乞取團練如截殺有功照例陞賞得旨
允行　癸巳俺答執我妖賊蕭芹等來獻　八月　壬戌
初馬市原議以叚布米麥易虜之牛羊馬逞十時諸酋急
欲易馬中國亦但具叚布應之而已及七月初脫脫執送
妖賊蕭芹等因言富虜能以馬易叚貧者惟有牛羊請易
米麥侍郎史道言虜富者十二貧者十八今不為通融恐
為饑寒所迫銜决約束有妨大計議久不决道復上疏兵
部議以為不可　上問嵩嵩亦以為不可得旨以道不思
虜置邊備乃為瀆奏其令即日回京
臣按犬羊雖非人類然中國終不可失信於彼况原

議以叚布易馬疋牛羊易米麥則虜之貧富皆中其欲矣史道兩奏無非原議其當俯而從之明甚夫何部臣不可閣臣又不可噫與其絕之於今日孰若不許於初時且俺答戒令犯邊而且歸我妖賊如之何不為羈縻計也不逾年而虜好復絕謂中國不足取信時時剽掠而邊臣畏而啗之私與互易以傷中國之體則是公失信于虜而私又潛通于虜善計邊者顧如是耶

壬申妖犯蕭芹等伏誅其首惡喬源朱阜劉景陽竟匿虜中不出後數歲阜等乃為邊上大患　戊寅仇鸞請征討

朶顏諸夷影克哈哈赤等兵部尚書趙錦言各夷歸附已
久未必一旦盡叛其有一二反側在以方畧袪除之而已
請下總督鎮巡詳議于是侍郎何楝言影克哈哈赤乃朶
顏夷酋一有動搖將致諸酋俱叛不宜復啓夷釁况朶顏
犬羊也住牧此地縱有反覆為患尚小北虜虎狼也若使
據此禍將無極如果剪除朶顏北虜窺隙勢且憑為巢穴
是撤藩籬延寇以自近也為計左矣 上從楝議 乙
酉詔兵部尚書史道恊理京營戎政 九月 乙未京師
地震有聲 十月 癸亥戶科都給事中何雲鴈等奏畿
輔根本之地頻遭饑饉重以虜患閭有中人之産又往往

若於芻粮之召買車輛之輓輸况令守令甚或責富役貧取一賠十且恐有意外不測之虞　上嘉納之　己巳侍郎何棟擒獲朶顏叛逆谷舟兒陳通事詔送法司訊鞫

庚子革吏部尚書李默職為民以會推布政張臬謝存儒為山東巡撫故也　丙子改刑部尚書萬鏜為吏部尚書

癸未命有司修理承天府文廟儒學　上以獻皇帝在國嘗臨視郡學釋奠先師又特賜帑金命工修葺乃親製碑文述　皇考崇儒重道之意使勒石立之學宮　十一月　庚寅戶科給事中申价御史徐袮閱視邊防言故總督三邊兵部尚書王瓊在延綏定邊等處修築邊塹千

百餘里今花馬池一路田野開闢人民安堵數十年不罹虜患瓊之力也宜旌其功而瓊子王朝翰以父軍功授錦衣正千戶嘉靖初裁革至是上命朝翰為錦衣副千戶世襲

十二月 甲寅三邊總督尚書王以旂報延寧馬市完終市無譁涉秋及冬三邊絕警詔賞以旂等有差

致仕兵部左侍郎詹榮卒榮山海衛人為戶部侍郎督餉大同會兵亂殺總兵李瑾欲以城降北虜導之入寇榮有機畧密以計誘賊黨馬昇等一旦盡捕首惡斬之次日開門迎鎮官入地方遂定後漸陞今職撫大同凡四年餘召還民甚安之同時翁萬達周尚文與榮皆一時之選在鎮

繕亭長治軍實虜憚之不敢入追榮去大同遂無歲不受虜侵暴邊鄙為虛矣

嘉靖三十一年辛亥春正月甲申朔　上不御殿　丙戌金星晝見　丁亥大同自尚書史道回京虜欲以牛羊易穀豆者候命不得遂分散為盜殆無虛日去歲十一月間大入邊三次搶虜人畜甚衆邊官遣人責問俺答則設應曰中國甚嚴民間豈無盜竊我自不入犯不能禁部下之不盜也及十二月求市山西不應則復叩大同欲市于大沙溝御史李逢時謂詔　禁非時開市叱去逮諸通事于獄于是俺答遂縱賊入掠一犯雙溝驚李寨參將尚表等禦

者皆敗有犯關山墩等處遊擊李桂等棄其軍遯警報沓至　上以備虜事宜已經理逾年何尚廢弛如此兵部尚書趙錦言通計京營圖操沿戰之士與各鎮入援之兵不下十萬餘又大寧都司班軍五萬六千戰士闒閒倍于往昔皆選入大將部下何謂無備且鸞故縱深入不肯邀而擊之非計也　上令加意訓練以待督戰將官臨發奏請

辛丑虜侵犯大同流数于是仇鸞內不自安乃上書請出邊立罪是時鸞實無意討賊第為大言以自解鸞以上寵信之深不可間亦欲因其事以暴其敗缺云　甲辰禮部尚書徐階言今　皇子年十有六選婚講學寔維其時

必先行册立大典使名位素定而後冠婚諸禮可以次及

上令階具儀奏備請以長幼為序冠先 裕王次景王

婚期亦然 上俱令三月行冠禮選婚 丁未宣府邊外

虜數叩關求市撫臣劉璽言大同互市寇盜不止而宣府

晏然今乘其効順之機撫之易耳請無拘臣以一年兩次

之期令絡繹開市羈縻虜情於國計甚便兵部覆璽議可

行第銀無過五萬馬無過五千守此則雖一年數市亦當

聽之報可 二月 庚辰大同自弘賜堡拒虜市後日苦

俺虜累求開市無敢應者至是復遣前開市時夷使了頭

賢東求市通事林蔭蘭者故與智善乃誘入境縛之總督

蘇佑以擒護功聞斬智于大同市 三月癸未朔 裕王
景王行冠禮 戊子詔大將軍仇鸞帥兵赴大同勦虜
庚寅 命禮部尚書徐階入閣辦事 戊戌兵科給事中
朱伯辰條陳宣大二鎮給餉選兵慎馬市重邊材以□
部覆議 上曰祖宗設鹽引令商人輸粟於邊本色常足
近來鹽法大壞以致多支折色軍餉日虧爾等詳議以聞
各鎮挑選兵馬惟入衛之日聽大將分布在鎮聽總督鎮
巡節制違者亦奏處置宣大二鎮官吏兵三部即會議處
部議副總兵孫時庸等皆坐庸懦免官 四月鸞每大言
虜不足平及督重兵畏縮不能戰嚴嵩言鸞不職 乞令

兵部傳諭之然自是亦知鸞不足恃矣　丙寅虜把都兒
辛愛原謀衣錦義詞知有備乃乘虛入犯遵東前屯指揮
姚天謨等力戰遺圍不克俱死指揮王相聞報絵所部兵
四百人赴之與虜遇大戰移時相胸首被重創千户葉逑
瑞調團練卒百餘依之相裹瘡欲復戰或曰虜充刃如此
爾以寡弱當之戰必無幸相曰吾家世為將惟有此一腔
血報國恩耳明日虜[illegible]相疾趨出其前邀之虜悉衆來
相殊死鬬力竭勇氣[illegible]左右夾擊身被十餘創而死逑
瑞面受數刃仆仆之[illegible]無幾虜即日引去事聞
上嘉相忠烈[illegible]子正千户逑瑞以復甦

故恩典不及　乙亥泉海賊勾引倭奴萬餘人駕舡千餘艘自舟山象山等處登岸流刼温台寧紹間攻陷城寨殺擄居民無數　五月　庚午禮科給事中王鳴言王府莊田有禁載在會典屬者宗室盜收民田為己私業而因以勢力把制有司使不得編差徵稅貽累粮理請行巡按御史嚴查侵占均派里甲莊田之稅即充本府禄粮有司阿縱者罪之報可　己卯廣東雷州府遂溪等縣風雨震雷有火光如毬自西南起陞至中天星散海潮漲溢壞官民廬舍及人畜田禾甚衆　七月辛丑大學士徐階奏請裕王景王出閣講讀詔擇吉舉行　八月己未仇鸞病疽

甚疏請輿疾赴軍　上止之會宣府薊鎮警報日急兵部尚書趙錦乃奏言今強虜壓境人心洶洶大將乃安危所係而鸞病不能軍有如虜衆長驅貽憂君父不小臣錦不勝犬馬拳拳願親往代鸞督戰　上謂本兵不當輒出乃收鸞制勅將印命兵部左侍郎蔣應奎暫掌戎政遊擊陳時戶部左侍郎孫禬代鸞督戰　壬戌仇鸞死　甲子命編修高拱等充二王講讀等官　江西鄉試貢院火　己巳　裕王景王初出閣講讀　乙亥先是鸞數任　上前畫策調兵然禦虜皆無效　上心厭之會諸鎮告警羣議不能行乃詔收其兵柄大學士徐階因密疏鸞通虜誤國

狀 上覽之大驚命陸炳會三法司擬罪于是法司奏擬謀反律當追戮律旨剖棺斬首梟示九邊籍其家 九月乙酉虜分哨攻山西三關三日不克丙戌乃遯 十月戊午御史王宗茂劾大學士嚴嵩久叨國柄擅作威福併考功郎中萬寀附權納賄 上怒其誣詆輔臣降二級調外任 十一月 辛卯原任兵部尚書翁萬達卒萬達揭陽縣人幼穎異五歲能讀書性剛介坦直以忠孝爲國是南北征討諸所計畫深遠周至措之有功守之可久駕馭將士能盡其才而得其死力其料敵甚審臨陣每以先身士卒故所至咸以成畧著聞爲廣西副使贊畫督府蔡經討

平土舍破左江斷藤峽徭蠻為廣西參政平莫登庸之亂稱首功總督宣大發宗室充灼叛謀擊虜遁去己酉春虜入宣府逼居庸督戰却之召入為本兵以父喪回籍庚戌之變詔奪情起宣大總督會虜犯京城本兵得重譴後改兵部萬達方病疽結廬墓間及聞命單騎就道不四十日抵京時虜患方棘上疑遲至以問嚴嵩嵩不為申理遂貶否待卹先是萬達至不先謝嵩嵩銜使人諭指亦不應萬達竟坐廢以憂懼而卒至今言者稱嘉靖中年後邊臣行事適機宜建言中肯綮萬達一人而已隆慶初追謚襄毅世稱為名臣云　十一月庚子御史聞時言諸臣平日條對

不為不多討虜擒胡不為不盡而不見有成功者言豈竟不足用而邊豈竟不可畫哉由大臣嚴嵩不能報國耳夫諸臣之議邊儲議邊帥者最急為嵩者當虛心直氣陳于陛前某緩費委可輙停某冗食委可輙省某官帑委可輙發某軍需委可輙理轉移以處之緩急以濟之使 陛下無憂邊儲可也某才術委可授督撫某驍勇委可任將帥某機智委可察變某訓練委可服眾破資格以用之任便宜以行之使 陛下無憂邊帥可也顧乃以隱忍鄙懦為熟計以依阿柔佞為盡節歟 陛下誤國事以致大患日甚一日辟之子視父母之困踣而莫為之出力人視天地

之彗孛而不為之動心也伏乞嚴示手勑責成面諭實采
而行之其有未然許科道官指奏糾舉庶下不惑而議定
上不勞而功成矣　壬寅初工科給事中林懋舉御史王
民皆言南京浦子口宜設戰舡習水戰以備不虞兵部尚
書屠楷言留都長江天塹南有新江口營統水卒以拒江
洋之險北有浦子口營統陸卒以遏淮陽之衝至嚴也今浦
江子口軍不滿二千不能當江口之十一而水戰又非所
長不若量增選卒置之江口而於浦子口沿江增墩臺十
座選軍一百人守之長江彼來陸兵協力拒戰絶其登岸
之謀北岸不設水軍沿江應援斷其入江之路庶為長便

報可　十二月　乙未先是山東巡海副使王獻陳登萊之民土瘠人稀生理不足皆由舟楫不通故也按元遺跡鑿馬壕石底以通淮安商賈建新河等八座以蓄洩水患導張魯白現諸河以通水道元人功用已開其三分之用功當任其一至是給事中李用敬奏開膠萊新河謂新河一道在海運舊道之西乃元人欲開通以避海濤島嶼之險而未成者覆行撫按詳議報可　壬戌吏科給事中何雲爲條奏考察六事一稽考語以防欺誤二究遺官以懲不恪三禁饋遺以警官邪四止訐奏以端士風五旌異能以昭激勸六飭法典以肅遠人部覆後四欵人所常言前二

欵可採言五花文冊所載天下衆官考語中間多有舛刺相戾遷轉不一吏緣為奸宜令員外主事各一員將造完文冊查對異同有差誤者正之貪墨之吏討慝懲黜乃恣意朘削囊槖滿盈臨期則寄文冊於吏胥委曲去之又其次者或中途託疾而避候處分或先期給由而預留規避此輩上求肥家原不愛官若罪止議罷是縱之使貪也宜將在逃官行原籍撫按追贓問擬其以託疾給由遷延者照不謹例罷斥部覆從之　癸酉大雪百官上表稱賀

兩朝憲章録十二卷終

兩朝憲章錄十四卷

汝寧府光州儒學訓導臣吳瑞登編述

嘉靖三十二年癸丑春正月戊寅朔是日日食陰雲不見有頃大雪百官以救護罷朝賀次日始朝服詣奉天門行禮仍上表稱賀河道都御史曾鈞奏言劉伶臺至赤晏廟凡八十里乃黃河下流須為淤沙壅塞以致奔潰此其疏濬所最先者次則老灣黃河口衝決淤淺安東一縣亦當急築既成之後宜築長堤磯嘴以備衝擊又三里溝新河口比舊口水高六尺若開舊口雖有沙淤之患而為患稍輕若開新口未免淹沒之虞而漕舟頗便宜將新口暫開

建置閘座及將高家堰增築長堤原建新莊等閘加石修砌以遏橫流工部覆議從之　丁酉雲南巡撫鮑象賢既至調集土漢兵七萬廣集糧運將魁期分哨進勦沅江為必取計逆賊那鑑大懼飲藥死象賢檄百户汪輔入城撫諭其衆命推那氏當立者衆推前土官那端從孫從仁象賢命從仁暫統其衆兵部覆議從之　庚子兵部員外楊繼盛劾嚴嵩言方今外賊則胡虜內賊則嚴嵩請誅賊嵩當任勦虜之先敢以嵩之專政誤國十罪陳焉一嵩儼然以丞相自居凡府部題覆必先禀而後起稿是無丞相之名而有丞相之權此壞　高皇帝詔罷丞相之法也二言

嵩有票本之任遂竊丞相之權用一人㫖一人則曰我薦之我救之黜一人罰一人則曰此人非我所親此人得罪于我借朝廷之恩威行一己之愛惡其竊大權者如此三言 皇上行政之善必令子世蕃傳言于人曰 上故無此意我議而成之又刋嘉靖疏議欲使天下謂 皇上所行之善盡出于彼此掩 皇上之治功也四言令嵩票本盖取君逸臣勞也嵩乃令子世蕃及諸義子趙文華群會而票機密豈不漏泄此縱奸子之僭竊也五言令孫嚴效忠冒兩廣奏捷功又冒瓊州一人自斬七首級功六言逆賊仇鸞以貪虐論革世蕃受鸞銀三千兩威逼兵部薦為

大将是勾虜背逆者鸞也而受賄引用鸞者嵩與世蕃也
七言胡虜深入丁汝夔問計于嵩嵩曰京邊不同敗于邊
猶可掩也敗于京不可掩也且虜飽自退耳故汝夔傳令
不戰及 皇上逮治汝夔汝夔臨刑始知為嵩所給是嵩
以不戰誤國又以死給汝夔也郎中徐學詩以劾嵩父子
革任為民矣乃於考察京官之時將學詩兄中書舍人徐
應豊罷黜兵科都給事厲汝進以劾嵩父子降典史矣而
于考察外官之時復諷吏部將汝進罷黜九言府部之權
皆挽于嵩矣而吏兵二部大利所在尤其所專主者將官
既納賄于嵩不得不剝削乎軍士有司既納賄于嵩不得

不濫職于百姓利歸一人毒遍天下矣十言諂諛欺君
泥率下大壞風俗遍賄者貪如盜跖而亦薦用踈拙者廉
如伯夷而亦罷黜習俗漸成牢不可破矣更以五姦言之
用重賂賄以結　皇上左右凡　聖意所在無不報嵩知
之故嵩遂其逢迎之巧是　皇上之左右皆賊嵩之間諜
也一也令義子趙文華為通政使凡䟽到必將副本先送
于嵩御史王宗茂劾嵩之䟽文華停留五日方上故嵩得以
展轉摭飾是　皇上之納言皆賊嵩之鷹犬也二也嵩所
畏者廠衛緝訪乃令世蕃將廠衛官籠絡追結姻親是
皇上之爪牙乃逆嵩之爪牙也三也嵩所畏者科道考選

之時擇熟軟圓融出自門下者方補科道至五六年無所建白即陞京堂方面故科道諸臣寧忍于負　皇上而不敢忤權臣是　皇上之耳目皆賊嵩之奴婢也四也各部之有才望者俱網羅門下欲行一事先報世蕃故嵩得預為布置少有異議先報世蕃故嵩得蚤為之斥逐是　皇上之臣工皆嵩之心腹也五也夫嵩之十罪賴此五姦以彌縫之五姦一破十罪立見矣群臣畏威懷恩固不必問召問　二王令其面陳嵩悪果無其實重則置之憲典輕則諭令致仕以全國体　上怒其引用二主為辭拷訊繫獄待决於二歲竟死西市世共冤之　二月　庚戌命戚

國公朱希忠大學士徐階捧冊封錦衣衛副千户李銘女李氏為　裕王妃　辛未金星晝見於申位　三月　壬辰賜故大學士楊士奇祠額及春秋祭文　甲午賜貢士陳謹等四百三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四月　己酉三邊總督兵部尚書王以旂卒以旂江寧人為總督時前後禦虜斬首以千計其所繕障塞皆堅壯可恃西人賴之卒謚襄敏　丙辰兵部尚書聶豹等相度京城外四面宜築外城約計七十餘里以規制圖畫貼說進呈　刑部左侍郎吳鵬河道都御史曾鈞奏言治河之術不過疏濬塞三法而已議者謂海口積沙壅閼下

流今販鬻之舟往来無滯無容議矣惟草灣老黃河口與
劉伶臺宜挑濬築塞使水復故道不致横潰三里溝新河
口迎納泗水清流可以避黃河之衝墊宜創建閘坐以時
啓閉臣又惟黃河西来萬餘里匯納百川古派九河以殺
之猶莫能支今自河南以下全派經徐出清河匯淮以趍
于海而無所分其流益壯其勢益决頻年衝潰湮淤之患
皆上流少分殺之故也宜于徐州上流至河南開封等處
相度舊道擇其便利者疏濬支河一二道以分殺水勢爲
永圖之便詔如議　甲戌海賊汪直糾漳廣群盜勾集各
島倭夷大舉入寇連艦百餘艘蔽海而至南自台寧嘉湖

登蘇松迄淮北濵海數千里同時告警　四月　戊子海
寇犯太倉州攻城不克分衆四掠有失舟倭四十人突至
平湖海寧等境焚戮慘虐官兵禦之皆敗殺把總一指揮
四千戶一百縣丞一竟奪舟而去　海寇破松江上海縣
丁酉改南京吏部尚書潘潢為南京兵部尚書先戶部
議革各邊兵馬草令採收自給山西巡撫趙時春言本鎮
地狹丁少縣役供辦實倍他鎮如欲從節省宜以本地民
納草東始從臣等徵解支給不敷之數當做先遼東撫臣
馬文昇罰積糧草遺意於各紙價贓罰折草補支仍于老
軍處分積穀草以廣軍需恃儲蓄稍完臣等自請裁省

上從之 五月 癸丑倭寇復入上海縣燒刼縣市知縣喻顯科逃匿指揮武尚文縣丞宋鰲俱戰死賊屯縣中七日火焚廨宇廬舍略盡撫按兩院奏令太平府同知陳璋素閑經畧協同蘇州府同知任環統蘇松等處兵操練籌畫璋上禦倭十二事悉切机務內言倭寇多中國人宜亟圖區處兩院從之審與畣計 庚午南京兵科給事中賀涇奏海寇犯浙東以防禦漸密乃泊守寶山窺蘇湖等郡竊惟留都根本重地海洋密邇鎮江京口乃江淮咽喉爪牙儀真又漕運門戶倘一點虜橫掠而西致根本震動運道艱阻為害非淺尠也臣請添總兵駐劄鎮江事平而罷

上從之　六月　戊寅南京科道祁請徐栻各[illegible]
師之帑藏既匱各省之搜括已竭額外之徵求未已[illegible]
之供億尤煩工作之役蝟興挑河之費日廣司農百方誅
晝求所以生財者未得也切謂燃眉已急改絃難緩似當
于汰冗費省繁文加之意耳户部覆言營兵官兵民兵新
兵三十二萬計而官校廚匠勇士旗手又數萬計皆仰給
官食光祿寺歲派二十四萬計而連歲額外奏討又十餘
萬計內府供用如黃白蠟昨歲坐派一十七萬五千餘斤
而又召買一十八萬五千餘斤沉速香坐派一萬五千餘
斤而又召買一十四萬五千餘斤諸所督率蓋可類推其

無用之兵無事之官無名之支無益之費不可勝紀夫一
歲之入不過三百餘萬而邊儲歲用大約以五百萬兩計
入少出多無可抵補而近來繕邊撫夷修城濬河衣裝賞
賜皆出歲額會計之外將來制用益不可支又安有餘裕
以佐百姓急哉宜如請等議審較取中酌為定制報可

臣讀我　明典籍正德已前帑藏豐盈士民安堵由
二祖仁宣孝廟宰輔得人諸凡節省一切禱祠土木
征伐疏濬之役不興故也柰　世宗入繼楊廷和費
宏老成賢哲相繼罷去而夏言之紛更嚴嵩之賄賂
主持於上且北虜無歲不寇東倭又爾見侵天降火

災宮殿屢燬時崇方術靡費極煩歲入不過三百
萬而歲出則三千餘萬繕邊濬河猶云為捍衛社稷
計為輸輓漕運謀也至於青詞設醮何益于事而竭
脂膏以奉羽流即黃白之蠟沉檀之香動計一二十
萬內則為奄宦之蔵匿外則為貪官之酷取一言及
此貽累遺殺夫亦何樂而進言乎今 皇上節省一
不妄費而北虜竊據東倭倂吞猶嘉靖時也藉祖宗
所積百五十年至嘉靖而盡嘉靖至今又三十餘年
當空虛之後而又值兩巨寇之交其何以給欲取之
帑而帑且不足以支一歲矣欲徵之民而民且不足

以文一身矣枵腹而戰樵蘇不爨不知司國計者將

何以善其後也噫可慨甚巳

辛巳禮部會議王府庶人口糧如成化十三年例則過多如嘉靖四年例則過少今當視中尉歲米減三之一歲給米七十石妻妾子女使女皆衣食其中不必計口更給庶人口糧既定則擅婚者減庶人三之一得五十石傳生者減庶人之半得二十五石增損適中矣奏可　是時虜勢甚熾朶顏諸夷挾彼恐喝中國不時索賞額辦不給守臣乃奏留山海商稅銀日諸夷驕肆邏卒出塞輒束縛之叩關取贖諸將校苟幸無事每歛軍貲賄之其有不賄輒殺

所執平巡按蔡揚金白其狀兵部請令各該將領于撫賞
時宣布朝廷威恩以諭之遵中國正法否則閉關絕貢往
問其罪報可　七月　戊申同知陳璋統兵敗倭寇斬首
千餘級餘寇出境浮海東遁　戊午虜因俺答把都兒等
入寇犯靈州廣昌等處　癸亥魯王頤坦父端王病嘗藥
禱神請以身代及父薨臥苫啜粥者期月徒跣扶轜衰絰
三年又捐千金及湖數頃賑饑有司以聞賜勅獎諭賢孝
兵科都給事中王國禎等言南京祖宗重地深切隱憂
謹列三事命籌國計者擇焉一明委任謂海防要害一重
臣任之足矣乃命孫江與巡撫協同行事平居既若於漕

制臨事又易于推諉非計也宜專任而責成之一事權
昨歲因黃巖之破復設巡視憲臣經理海上諸凡黜陟賞
否之權一切不與是以錢糧出入動支爲難請更爲巡撫
浙江兼理海防職啣更勅賜之甚福興漳泉州等府軍務仍
令提督如故一獎才傑訪得入冦之初土官胆落松楊知
縣羅拱辰六合知縣董邦政能手握孤軍深入重地獨當
勍敵立有戰功陞其忠勇以超九品乞量陞濱海地方一
官俾之保障　上從之　乙丑總督三邊賈應春言各邊
間諜不通每虜入冦不知向往是以無備若邊臣加意招
撫務結其心令偵虜向往道路時日預來潛報我得以專

功為備如得虜情實因致成功者即將原報人役定為首
功又總兵以鎮守為職而巡撫則贊理軍務至統攝調遣
又總督任之防守疎虞軍餉不繼姦弊不發責在巡撫若
訓練不精兵革不利士馬不強至於畏縮殘害罪在將官
其有摧鋒破敵奮勇血戰之功撫臣不得同其賞如撫臣
身督戰陣躬冒矢石及設策出奇指授方畧者則議賞以
為任事者之勸兵部覆俱如其言從之

臣按應春二策皆昔臣所未嘗專議者大抵邊以外
偵覆為要邊以内論功為要故兵法重間諜而官各
司其任賞各當其功則人心競勸寇之入也傳箭發

旗形常先露而興於何日掠於何地必有定向使善偵者一得其情則可以預備而屯守逦偵之不真則守之無定孰若招撫善偵者以任之則備周而力專雖無戰功即以為首不為過也至於援上功罪有功者一槩陞賞則冐功者多有罪者一槩誅罰則冐罪者多如應春之疏總督任調遣巡撫任贊理總兵任征勦一稱職則以職賞一不稱職則以職罰誰不勸懲不然軍餉之功總督居焉征勦之功巡撫居焉肯專於任事者有幾哉

辛未固原遊擊陳鳳寧夏遊擊朱玉率兵援紫荆時虜

前背已有越浮圖峪而南者鳳玉夾擊之虜馳去鳳玉督殿遏之過浮圖峪守者具蓐犒鳳玉曰稍緩恐不及賊後旋軍享之追虜于三家村大戰竟日殺傷者多壬申虜欲北遯慮為鳳玉所躡乃以駿騎來戰綴鳳玉兵其衆自廣昌等處遁之是時虜氣甚惡京師懲于庚戌之变人情洶懼及聞鳳玉力戰退虜 上大悅不俟輒命陞署都督僉事賜文綺 八月 甲午河南賊師尚詔陷太康縣都司尚允紹等以宣武睢陳兵援之戰于鄢陵官兵敗績 戊戌先是廣西桂林平樂猺獞據險肆亂殺知縣張士毅傷百戶曹恩焚刼無虛月兩廣提督應檟總兵顧寰督兵進

勦平之　壬寅陞薊州府同知任環整飭薊松兵備惟陳
璋共贊軍務立有戰功以與時相忤祇蒙欽賞　九月
丙午虜萬餘騎由大同平虜衛犯山西神池等堡山西巡
撫趙時春自出禦之總兵李涞以虜悍彼未可易戰時春
乃攘臂而前虜伏兵四起涞曰公速去吾死于此矣時春
奔涞與其子松皆戰死全軍皆沒時春挍一墩守哨卒以
繩引之而上乃免虜引去　十月　乙亥吏部左侍郎程
文德上言直隸河南山東等處數千里水災異常言官屢
奏未見持議歸一臣以今日內帑不必發大臣不必往夫
救荒莫便乎近莫不便乎拘臣以為各遣行人賫　詔寶

諭令各州縣自為賑給聽其便宜處置凡官帑公庫勸借苟可濟民者一不限制又近日户部申明開納事例亦許就本地上納隨其所有粟麥黍菽之積可救饑者皆得輸官計直視其例之相合官為請部劄而授之各造册登計全活之數定為等則以憑黜陟而撫按守巡之賢否亦以是稽焉則民獲更生之慶矣得旨允行　乙酉録總兵李淶功贈少保左都督子松贈指揮同知賜謚立祠視張遂例　戊戌　上問嚴嵩民多無食何以嵩曰四遠饑民來京求食一時米價騰貴請以太倉米數萬石平價發糶　上允之復曰我思必有斃諸途者暴露骸骨宜有所

處嵩請勅在京行五城御史在外行撫按各督有司查視掩埋至出米一節中間恐有市行鋪户多買轉賣以索高價宜勅錦衣衛訪看禁革嵩又言民有身無一錢者仍坐斃道路請于十萬石內以八萬石糶濟二萬石委官運赴城外每早召集饑民人給一升 上曰朕意正是如此令以六分出糶四分給貧苦者 庚子獲河南賊首師尚詔於山東莘縣河南巡撫楊宜悉錄其名以聞 上命進俸一級賜金綺 辛丑新築京師外城成 有倭舟失風飄至興化府南日舊寨登岸流刼殺千户葉巨卿把總張棟擊走之知府董士弘糾民兵鄉户與棟等圍而殲之是時

江南海警倭居十三而中國叛逆居十七未幾閩[illegible]
後有三舟登岸棟與士弘擊之擒真倭數人比泉州等處
所擒四十餘人皆浙江福建者不同　十一月　癸亥兵
科給事中王國禎劾薊遼總督何棟袁顯巧偽總兵張堅
之暴殄成勲之貪庸山西巡撫趙時春誇詡儇恍俱宜罷
斥更置得旨成勲閑住堅調用國禎仍疏張堅以千金賄
附嵩言於職方郎中時尚書聶豹執不可易而乃誣臣前
日不言夫豹迂疎很愎不畏公議將焉用之得旨言官建
議部臣題覆宜各虛心為國毋茲爭擾堅令革任閑住
庚午兩廣提督應檟卒檟遂昌人貞介自持不隨人俯仰

居守務實政雖與時多忤然所至民咸稱之至是卒于官
贈兵部尚書賜祭葬　十二月　甲子嚴嵩請開歲之首
豫建太子　上不允　庚寅命兵部左侍郎楊博兼右僉
都揔督薊遼軍務

嘉靖三十三年壬寅春正月壬寅朔　上不御殿　壬子
康妃杜氏薨妃　裕王母也謚曰榮淑後十三年　裕王
嗣統乃追尊妃曰孝恪皇后云　二月乙亥初強賊師尚
詔攻至歸德府知府及守衛官皆遁檢校董綸率民兵巷
戰被執垂死猶手刃數賊其妻賈氏及一姪一僕皆從綸
死柘城舉人陳聞詩尚詔素聞其名約克城之日必生致

之劫以為帥既而衆擁聞詩至不屈賊斬其家屬
骨之聞詩知不可脫詒曰必欲我行勿縱人勿殺人賊
諾令人簇馬上擁之行聞詩遂不食三日至鹿邑自縊至
是上其狀贈綸為本府同知聞詩為鳳陽府同知各立祠
祀之　丁酉戶部尚書張潤卒潤臨汾人端雅有度居官
一主于奉公所至有聲績而剛正自持屢躓不變其德字
恂恂恭謙好禮鄉人至今稱之卒贈少保謚恭肅　三月
癸亥禮部尚書歐陽德卒德泰和人宇度宏粹孳孳講學
務以真知實踐為主接引後進如恐不及施于有政悉當
事理協人情措置所及即可傳之永久初知六安州遷南

京刑部員外　上擇諸臣有文行者列侍從改翰林編修漸掌詹事府事召直無逸殿在禮部嘗議二王建儲婚禮及　裕王母康妃喪儀雖時與　上意忤然　上察其持正卒優容之海內士大夫方想望其風采會病卒士論甚惜之詔贈太子太保謚文莊

臣按國初翰林侍從未嘗拘也乃後拘以一甲便通而為庶吉士則途稍寬矣然自外任部屬入者則罕聞焉歐陽德問學純粹政治精明　世宗出格擢為侍從晉掌春官建儲之儀康妃之喪有時所不敢言者而　上重其人即意有所忤且優容焉以此推之

世寧無繼德而起者乎顧　皇上法　世宗之[illegible]

下外任部屬中間選翰林侍從庶幾無遺才矣

乙丑蘇松倭寇掠民舟入海趨江北薄通泰等城焚掠各鹽場餘衆有漂入青徐界者山東遼東俱震　丁卯陞吏部左侍郎王用賓為禮部尚書　四月癸巳　上以總督蘇祐向衰詔罷回籍而以兵部右侍郎賈應春代之

五月　壬寅倭寇自崇明進薄蘇州府城大掠　癸亥彗星夜見北斗天權星旁　乙丑兵科都給事中王國禎言招降賊首汪直之非兵部以直嘗為官軍捕斬海寇陳嶼主等及餘黨二三百人欲以自贖而是時有司不急收之

遂貽今日大害故臣等欲懸以重賞歸爲我用非示之弱也 上以國禎言爲是令一意勦賊脅從願降者待以不死賊首不赦 六月 辛未夜彗星犯文昌 庚辰漕運都御史鄭曉奏倭寇類多中國人其間有勇力智謀者可用每苦資身無策遂甘心從賊爲之嚮導若不蚤畫區處必爲腹心憂乞命各巡撫官於軍民白衣中每歲查舉勇以智謀者十數人與以義勇名色月給食米一石令其無事則率人捕盜有事則領兵殺賊立有功勞量議官職奏請陞授如此則悍卒漸受條籠不惟中國之人不爲賊用異日且有將材出于其間今從賊者宜出榜諭許令歸降

遣還故土有擒斬賊徒者如例給賞才力可用者立功贖罪俟有勞績亦與叙遷不然數年後或有如盧循孫恩黄巢王仙芝者益至滋蔓難撲滅矣報可　七月〻辛亥御史徐紳言寄養馬疋本以專備京操故歲收二萬而用有餘乃今各邊奏討頻仍外圉空虛專憑內廐然則苑馬太僕寺設于外者豈皆虛設乎臣請自京師之外至宣大極邊遇有奏討宜量給之餘則勿許各邊廢弛者亟行撫臣整理先補種額以裕孳生之源次查草場以清芻牧之地而又專委守巡一員時加稽察則廐牧充乎塞上而內圉不至空虛矣詔如議　八月　庚午南京太僕寺卿章煥

言兵者因地形者也今江南之變千村百落皆為戰場而郡縣且相率閉城使各鄉兵當賊左矣今當急築城堡于諸鄉以固守併力于郡縣以待戰郡縣有備則賊不敢散掠而謀阻諸鄉堅守則兵不必偏分而力裕人人自為戰守矣昔　皇祖嘗命湯和視海上擇要地築数十城以備倭而東南安堵此其驗也西北諸邊一切軍食皆有司先期部署以聽督撫調度故卒有緩急可咄嗟而辦今饋餉之時上官漫督之主者亦漫應之眉睫間已成胡越況百里之外哉餉後軍中之需賞功之費一一會計所出財之別庫使軍門不以煩有司有司不以煩民則萬全術也今

議者悉稱調兵不知少發之則不足多發之則用度不繼久駐則師老費財暫住則兵散而賊復入急之則怨寬之則驕而為亂臣以為宜訓練土兵漸罷客兵便若土兵必不足宜募近海丁壯及有罪調發者居之海壖給偶配子田宅使之土著而忘其鄉是城堡之外益以藩籬計無便此者臣又聞外賊易見內賊難知今海賊深入內境凡我之動靜曲折無不知之者誰為之又其始至千人四布無一知者及鳴號而畢集又誰為之皆姦民所釀也誠使郡縣得人示寬大布恩信問疾苦時將循使反側者將反本而呼天何變之能生且海上多壯士負氣任俠而不肯下

人我能制之則為我用不能制之則為賊用故安反側救
豪傑治亂之機也不可不深思不可不預待詔可

臣按勇力智謀之士何處無之顧上之人繩縛而縲
束之則雄桀激烈之性積忿而無所發小則附於盜
賊大則憑於險阻惟恐世之不亂而已無以建功業
及聞北虜南倭一有所警則勾引寇奪借彼之聲勢
以助我之威靈如北之劉東陽南之閩白其所割據
而扼拊者謀匪一日矣上無厚招狂謀如富弼推擇
沉鷙如蘇軾則劇孟朱克融將恐不收而用之焉得
不亂今張居正沙汰生員則士已思逞於一擊而刹

備所以立功况有司酷虐追呼貲身無策奚怪其為賊用耶嘗觀窺伺嚮道者多出於賊而賊之窺伺嚮達者又皆中國之人其始也內賊得外賊而有所倚其旣也外賊得內賊而無所疑此腹心之大蠧也必如鄭曉條寵之說令出榜歸降立功贖罪又如章懋布恩之說使反側可安豪傑思附庶幾彼有可生之路而復冀勞績之榮離其脅從之心而復歸故土之地或者其少息乎不然欲其撲滅而勦除也難矣

九月壬寅禮部尚書黃綰卒綰黃巖人緣祖蔭授後軍都督府都事以議大禮與張桂合漸轉禮部左侍郎上

命撫輯大同流亡分別善惡悉索其倡亂黨與誅之縉起家任子致位八座人不以為忝然初以講學取聲譽世譏禮見舉朝不悅復首鼠避去事定乃復力附張桂獵所憎忌嘗以隱語憾楊一清公論惡之及夏言有寵復附言而非張孚敬真傾危之士也　丙午致仕南京右都御史毛擴卒擴黃巖人抗直敢言為尹留都有惠政民立生祠祀之卒贈工部尚書　壬戌原任吏部尚書熊浹卒浹南昌人少有志節自守甚嚴議論侃侃恬於聲利有古大臣風時禱祠事興會有以箕山進者浹上疏切諫忤旨求去遂削籍歸至是卒後隆慶改元始復官謚恭肅　十月己

巳虜攻薊鎮邊墻百道並進警報沓至　上為之旰
食衛卒校往詗其狀至則見博擐甲登陣宿止古北口
上而諸將士援墻禦敵甚力事聞　上大喜詔發太僕銀
一萬兩犒薊鎮守墻將士賜總督楊博總兵周益昌各服
一襲　庚午先是虜自二十七日薄墻急攻四晝夜
不克乃退屯古城川次日復南旋駐虎頭山夜火光滿野
亘數十里楊博募死士執火器潛入其營中至夜齊發
虜衆驚擾徹旦乃解去

臣按楊博忠義自負才識卓犖自為職方時已巡歷
九邊備知夷情輔臣翟鑾巳任用之矣本兵毛伯溫

已奏留之矣自是巡撫河西不為開邊起釁之端而為興復屯田之計巡撫甘肅不為張威肆虐之舉而為振恤救荒之仁軍民戴若父母而彊圉為之肅清及其薊鎮攻墻晝夜不息庚戌之禍又將至矣 世宗安得不汲汲乎乃其親自擐甲寓宿古北將士禦之甚力而火器齊發營中驚擾解去此可以徵忠義才識當世絕倫矣繼翁萬達而後孰有如斯人者哉宜其朝廷寵眷獨優而子孫顯榮無替也

十一月 壬戌倭寇自柘林分掠嘉湖二府都指揮劉全迎戰于嘉興縣却之 十二月 丁亥兵部尚書聶

豹先時盛稱南北戰功請　上謝玄受賀遂陞一品至是以警衆日聞恐被譴責故為是言規脫已責云　癸巳户部覆侍郎陳儒奏請以各鎮屯田責之分巡僉事管事以各省起運宣大粮草責之巡撫催督發循環簿于管粮郎中以便稽查建倉厫于朔州等處以儲民運將大同犒賞地一千五百七十餘頃收本折給軍從之

皇明朝憲章録十四卷終